



JIEFANGJUN
WENYI CHUBANSHE

南京大屠杀

徐志耕 著

纪实文学精选

I 252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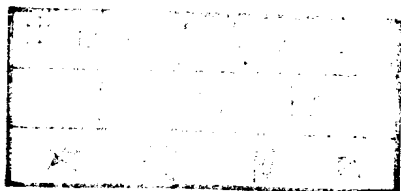
98878

南京大屠杀

徐志耕 著



200100256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60/1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京大屠杀/徐志耕著. -2版.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8. 1

(纪实文学精品书系)

ISBN 7-5033-0842-7

I. 南… II. 徐…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②南京大屠杀-史料 IV. I25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7年3月第2版 1998年1月北京第3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

字数:257千字 印数:12,501—17,500

定价:13.50元(膜)

铁与血的事实

——为《南京大屠杀》作序

张耀华（原南京市市长）

这是一部史书式的报告文学，这是我们民族苦难的一个缩影，它记述了五十年前人类历史上一场举世震惊的大悲剧——南京大屠杀。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进行了长达六个星期的血腥大屠杀。当时，街巷积尸成垒，江河一片赤红。据史料记载，日军在南京集体屠杀二十八案，计十九万人；零散屠杀八百五十八案，计十五万人；共屠杀南京难民和放下了武器的国民党官兵三十余万人！这一中外触目的暴行，当时就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和人民的谴责。一九四六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审判日本战犯的判决书中指出：“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实行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对南京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判处绞刑。另一个“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第六师团长谷寿夫被引渡到南京受审，于一九四七年处以死刑。

这血与铁铸成的事实，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近年来，

日本有一小部分人妄图否认他们侵略中国的罪行。说什么“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他们攻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是“不公正”的、“不是依照国际法进行的”。这不能不引起我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关注。

这部报告文学作品，第一次全面、真实、深刻而形象地描述了“南京大屠杀”的始末，作者用大量生动的事实，揭露了侵华日军的血腥罪行，揭示了造成这一悲剧的种种原由。温故知新，读一读这部作品，可以引起我们许多值得反思的东西。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两国人民有着数千年的传统友谊。但是，谁也不应忘记，两国关系史上曾有过侵略和被侵略的岁月。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南京大屠杀”作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之一，它理应公诸于世并让人们牢牢地记住，记住历史的教训。干戈化玉帛。一个民族的自省比一个民族的宽容更重要。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在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也给日本人民造成了种种的苦难。扩张和掠夺是侵略战争的根源。扩张的野心不死，战争就不可避免。制止战争，是中日两国人民、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愿望和责任。

时光如水，五十年弹指而去。世界进入了新的文明的里程。生活在同一个地球的人们，都应该相亲相爱。我们热爱和平。我们不乞求和平。哪里燃起侵略的战火，正义的人们应该在哪里把它扑灭。

人类不要自杀！

和平万岁！

一九八七年九月

血浓于水

——《南京大屠杀》再版自序

这本书第一次同读者见面，是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即“南京大屠杀”五十周年的祭日。在南京举行首发式时，读者蜂拥争购，九千册书一天脱销。出版当月，就发行了十五万册！当时，众多新闻媒介发表评论文章，称它是“中国作家写的第一部全面、真实、生动而深刻地反映‘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悲剧长卷。”又说这是“民族苦难的缩影，史书式的报告文学”。

从那以后的五六年间，这本书在大陆的书店一直脱销，而香港、台湾、日本及美国的出版社以及报刊，仍然不断地出版、转载，还发表了不少评介文章。

创作这本书的起因和动机是偶然和简单的，自然，也没有想到会在海内外引起不小的反响。最初触发我灵感的，是一九八五年盛夏的一个星期天，《南京日报》发表消息说，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南京市在侵华日军集体屠杀南京市民的遗址上，建立了十三块纪念碑。当天我路过北极

阁，许多人围在路边，面对扇形的黑底金字的纪念碑，肃立着、凝望着、沉思着。我被这场面震惊了：这里，曾是一片花草繁茂的绿地，它的昨天，怎么会是鲜血飞进的屠场呢？我当时就有了冲动，我想写一首诗或者一篇散文，题目也想好了：《石头城，站起来十三个石头人》。

五分钟的狂热激情过去了，诗和散文都没有写出来。几天后一些朋友们吹牛聊天，他们说：“李延国写了《中国农民大趋势》，钱钢在写《唐山大地震》，你也来个大的吧！”

“我能写什么呢？”我故作谦虚状。

“南京大屠杀！”一位朋友大声地说。

像电光石火，一句话又点燃了纪念碑前的激情。

我立即翻阅史料。很遗憾，我没有找到“南京大屠杀”的详细记载，一些史书上只是几百字的条目。问了好些人，都吱吱唔唔，或一知半解，没有人能说清这场历史悲剧的缘由、经过及事件中的人物和情节。我觉得，这是一页不应忘的历史。

正因为此，我开始了茫茫人海和茫茫书海的探寻。

快半个世纪了，当年二十岁左右的亲历者如今已是古稀老人了，他们在哪里？

感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等单位的运行和帮助，凭借他们提供的线索和史料，我奔走于南京的四郊和大街小巷，我要寻访九死一生的幸存者和历史的见证人。

采访是困难的。一辆自行车伴随我早出晚归，辛苦是自然的。艰难的是找到了幸存者们，重提刻骨铭心的创伤和埋心中的仇恨又会刺痛这些老人。特别是受侵华日军欺凌的

那些妇女，她们如今已儿孙成群，回忆那些隐秘的伤痛，她们感到耻辱，感到恐惧，感到害怕！

我得迂回曲折，我得循循善诱，我得晓以民族大义，继而又作出保护隐私的承诺。就是这样，也得再三再四地耐心地说服。这是我们的中国特色，中国人都爱面子。

不管怎么说，我仍然感谢所有接受我采访的人们，三个多月的时间里，近百位幸存者向我诉说了他们人生历程中的厄运，诉说了史料中绝对找不到的故事情节，这不仅给我提供了大量丰富而生动的素材，更使我接近了真实——灾难中人的真实的内心世界和“南京大屠杀”悲剧历史的真实。

那段时间，我沉浸在创作的激动和亢奋中。因为每采访一位老人，都有使我悲愤、使我惊喜的故事。生活就是如此复杂而丰富，这种复杂而丰富的故事是任何作家都想象不出来的！好几次我曾暗暗发誓：这本书一定要写好。写不好，我将愧对这些老人，我将愧对历史，我将扔掉这支笔！

铺开稿纸，如何下笔呢？我再三思量，决定突出一个字：真。我要把侵华日军的暴行和三十万人的冤恨留给历史，留给后人。只有真实，才称得上是历史。只有真实，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只有真实，才对得起先人和故人！

对作家来说，讲真话是一种人格，一种良知，也是一种责任。

作为纪实文学，它是事实的再现，它是活的历史。

感谢生活为我提供大量真实生动的素材，感谢当今这个开放的时代给了我一个说真话的机会。

于是，我放开手脚，秉笔直书。我要突破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五十年，一百年后，还可能有人读这本书。白皮肤、黑

皮肤和黄皮肤的人，都能从这本书中找到共同的话题。

于是，我举起了正义和人道的旗帜。正义和人道是全人类的旗帜。

面对二十万言的这本书，我感到问心无愧。因为，我努力按照历史的真实还原给了历史。书中所记之事，所写之人，都有史可查，有据可依，连接受我采访的幸存者们的姓名、年龄、职业，甚至门牌号码都提供给了读者。我觉得，纪实文学的审美意义在于“真实”这两个字。对于有责任感的作家来说，“真实”这两个字，不仅仅是一种职业的道德，它还是一种人格——对历史的尊重和对读者的尊重的文人的品格。

读者是上帝。这本血泪铸成的痛史第一次印刷的五万册立即销完，当月又加印十万册，十万册也很快脱销。部队、工厂、学校组织的读书活动常把《南京大屠杀》列入必读书目，北京和上海的中学生还把它作为课外读物。不久，香港、台湾、美国、日本等地纷纷出版转载，海内外报刊多有好评，读者来信似雪片飞来。我感到了一个作家的使命与责任。

《南京大屠杀》被评为《昆仑》文学奖和由《解放军报》组织评选的军版图书一等奖，接着，又被评为第二届全国图书金钥匙奖。

这是鼓励，我将继续努力。

千百位读者的来信使我激动也催我再拿起笔来。有的老人向我提供了“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悲惨经历。洛杉矶的一位美籍华人来信表示要将书中的一切摄成图像在美利坚播放。纽约大学的一位教授已将《南京大屠杀》中的一些章节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资料编入史册。来南京参观和考察的日本人多次问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怎样写这本书的？”台

湾岛的一位年轻士兵也来信问：“我不敢想象这样的暴行，这难道真的是我们中国土地上发生过的事情？”

我应该回答，我必须回答。因此，我又搜集史料，访问老人，发表了《血祭》、《血证》、《血债》和《血谊》，这是《南京大屠杀》的补充和延续。其中的三篇，已收入了这本集子。

因为与这本书的关系，我结识了许多人。一位名叫“谷尾阳竹”的日本老人，年复一年地给我来信问候。这位年已古稀的老人，在第一封信中这样说：

“我1944年参加侵华战争，在战后的战俘生活中，蒙受过贵国人民的很多恩惠，所以我很久以来怀念中日两国人民的友情，想为两国间的友好交流协力……

“一次偶然机会，由外文出版社的日文专家池田寿龟先生，介绍您著作的《南京大屠杀》的名著，让我们翻成日文。现在我们三个人分头将中文翻成日本文，因为我在翻译中碰到一些问题，所以和您协商几件事……

“在翻译过程中，我的双眼不时地充满泪水，看不清文字了。我茶饭不思，夜不能寐，心里难过极了，满身感觉罪孽深重，终于一个字一个字译成了，由于汉语水平不高，想到自己能力不足感到十分惭愧和遗憾。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书中许多人的证言，我的心又有点乱了……

“现代日本成了经济大国，这中间有日本人的努力，但也是中国人民宽容的结果。败战时如果中国要求索取赔款，日本决没有现在繁荣和发达。日本人中间有人忘记了这件事，忘了历史的事实，我为他们而感到羞愧。我想他们应该读一读《南京大屠杀》这本书……”

和谷尾先生一起翻译《南京大屠杀》的还有盐本喜代先生和另一位古稀老人。盐本先生是广岛县日中友协理事兼中国外语研究会集贤塾长。三位老人怀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历史责任感，辛劳一载译成初稿。之后，又经外文出版社的日文专家池田寿龟和太田征先生再次校译。

翻译同样是辛劳的创作。

外文出版社决定将《南京大屠杀》作为重点书目推出，要求译文务必准确、易懂，凡是引用的资料，他们又到中国档案馆和日本图书馆中抄录原文。接着，又请日文专家秋月久美女士参照前几稿作全面修订核对。作为原书的作者，我深深感谢这些素不相识的日本友人。我感谢他们，不仅仅是他们认真细致的敬业精神和踏实负责的工作态度，还因为作为一个日本人，翻译这本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血腥罪行的书，是需要勇气的！

日文本的《南京大屠杀》已在日本和中国同时发行。遗憾的是，正在这个时候，日本前法务大臣永野茂门竟然对《朝日新闻》记者说“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这位前侵华日军还说，“把那场战争说成是侵略战争的看法是错误的。”为了回击永野的这番谎言，回击日本的少数右翼分子不时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否认历史事实，我将《南京大屠杀》的日文本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转给永野以及羽田前首相。我知道，关于“侵略”和“进入”，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肯定和否定，将在日本的朝野人士中一次又一次地重提。我的这本书，只是表明了一个中国人的立场，表明调查过“南京大屠杀”历史的一个中国作家的态度。

历史是不能淡忘的。历史是不允淡忘的。

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说：“如果我们不向历史学习，我们就将被迫重演历史。”
历史，真的会重演吗？

作 者

目 录

铁与血的事实·····	(1)
血浓于水	
——《南京大屠杀》再版自序·····	(1)
序：大地在诉说·····	(1)
第一章：13——黑色的数字·····	(5)
第二章：白太阳与红太阳·····	(21)
第三章：安全区写真·····	(46)
第四章：血似江水水似血·····	(73)
第五章：虔诚的教徒·····	(110)
第六章：街巷血泪·····	(123)
第七章：焚毁与洗劫·····	(145)
第八章：秦淮残月·····	(155)
第九章：十四个秀英·····	(169)
第十章：民夫们·····	(182)
第十一章：难言的苦难·····	(193)
第十二章：不安的“安居”·····	(205)
第十三章：伤痕不平恨不平·····	(230)

第十四章：	荒野孤魂·····	(239)
第十五章：	历史的审判·····	(251)
尾 声：	愿历史成为过去·····	(288)
续 记：	血 祭·····	(292)
	血 证·····	(305)
	血 谊·····	(321)

献给遇难者
献给幸存者
献给反抗者
献给后来者

大地在诉说

这是一座以陵墓为胜迹的城市。自从两千四百多年前越王勾践在秦淮河边修筑越城后，这里战火连年，烽烟不绝。楚胜越，晋灭吴，隋亡陈，南唐、大明、太平天国、辛亥革命，虎踞龙蟠的石头城诸侯争斗，帝业兴衰，六朝金粉，烟飞灰灭。只落得秦淮水寒、钟山荒丘！

明孝陵、灵谷寺、雨花台、中山陵，还有吴王坟、南唐二陵、六朝王陵，一处处古迹留下了一块块石碑。每一块石碑都是一位先人，向后人诉说着它的荣耀和它的不幸。

悲歌和欢歌编织了历史。石头城的人们，世世代代述说着有关这座古城的故事，述说这座古城的血泪和仇恨！

我在大街小巷中穿行。我敲开了一家又一家的门，寻访经历过浩劫的老人。我想用他们的苦难和血泪，编织一个巨大的花环，献给不幸的人们。

很抱歉，我打搅了老人们的平静和安宁，我触动了老人们深埋在心底里的不愿再提起的悲哀。提起它，他们恐惧，他们惊慌，他们痛苦，他们愤怒！四牌楼街道的涂宝诚指着一扇旧板壁对我说：“原来这上面有我父亲被害的血迹，现在血迹逐渐淡没了，可日本兵给我心里留下的创伤，是一辈子也抹不掉的！”长白街的老人熊华福诉说了他被侵华日军害得家破人亡的苦难后，沉痛地说：“同志啊，世上什么苦都能吃，可千万不能当亡国奴！”

我在浓荫如伞的泡桐和高高的棕榈树下推开了老式楼房的小门，一位矮个子的白发老妇步履蹒跚地笑着迎出来了。我递过介绍信，她一看，脸色立即变白，泪水顺着密密的皱纹淌下来，她的手和腿都在微微地颤抖。她的丈夫和哥哥等四个亲人都被侵华日军杀害了，她守寡了五十年！

慈眉善目的宏量法师是虔诚的佛教徒。当我问及日本侵略军在南京的暴行时，他抖动着白发白须，哭诉了僧侣们的苦难。他的代刀师傅梵根是长生寺的住持，日本兵来时，他正带着弟子们跪在大殿中合掌念佛。凶暴的日军一个一个地把佛门弟子拉到殿下的丹墀上，一枪一个，一连杀了十七个！

江水滔滔。一位在集体大屠杀中的幸存者指点着五十年前受害的现场——长江边，声泪俱下：“那时江边全是尸体，长江水都是红的！”

血海、火海，铭刻在人们的心海！两眼红肿的夏淑琴大娘哭泣着向我诉说了她的悲哀：“我那年才八岁，日本兵一来，全家九个人被杀了七个，只剩下我和吃奶的妹妹，我天天哭，眼睛哭烂了，烂了五十年了，一直看不清！”

经磨历劫的老人们捧出死难者的照片给我看，掀起衣襟露出一块块的伤疤给我看。他们还把埋藏在心头最隐秘的、羞于人言的深仇大恨讲给我听。啊！我的被欺凌和被污辱的同胞！

近百位老人悲怆地向我诉说了那一页不堪回首的历史，我的心在颤抖，我的神经像触了电！我惊愕了：这绿色古城的昨天，曾是一片血泊火海！

南京，因为她染上了太多的血，因而她生长了更多的绿。我对这绿荫森森的城市忽然陌生了，都市的喧闹声变成了三十万鬼魂的呼号。拧开自来水龙头，我感到水中还有一丝丝难闻的血腥气。见到马路边从地下崛起起来的一条条银灰色的梧桐树根，我疑心是死难者枯朽了的根根白骨。中山路上一盏盏金红色的街灯，可是遇害者淌血的眼睛？

今天人流如潮的鼓楼商业区，当年是尸山血塘！车水马龙的新街口矗立的高楼金陵饭店，五十年前是赶马车的崔金贵搭芦席棚躲避日本兵的地方。他对我说：日军进城的第二天，新街口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中国人的尸体。对面那幢粗大的黑色圆柱支撑的中国银行，那时是日军的司令部！苍松如涛的灵谷寺四周，当时尸横遍野，白骨散乱，三千多位遇害